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一百八十一

宋纁　陸光祖　孫鑨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李戴　楊時喬　趙煥

鄭繼之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中舉于鄉賊師尚詔陷歸德闔纁賢戒勿犯其家三十八年成進士授永平推官治行最擢御史出示兩關按應天諸府風裁甚峻徽州知府何東序以猛直被讒將蕺調抗疏雪之隆慶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將士捕獲七十七人

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靜樂民李良雨化為女
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
穆宗嘉納之四年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諸府核奇軍營缺伍虛冒歲省餉可三萬汰
冗兵如之又罷諸道援兵春秋往來防禦曰俟羽檄
至師出未晚也於是省行糧無算萬曆初張居正擅
朝意多相左遂引疾歸居正卒廷臣交薦再以故官
撫保定獲鹿諸縣饑既發賑始奏聞帝以近畿宜俟
報命自今災重及地遠者許便宜賑貸餘俱奏請著
為例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二年召還戶部進左

侍郎明年改督倉場陳恤民之政請減額解贖鍰民壯方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因勸帝崇儉惜財又明年代畢鏘為戶部尚書時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總因并曆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往往鞭撻取盈總言水旱頻仍有司考成請得視災傷為上下由是官民交便山西連歲凶荒類社倉獲濟總因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為糴本不足則勸借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俄上言邊儲大計至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增至三百一十六萬視弘治初且八倍宜及今宴上無事修復屯政諸棄地盡令

闕治商人塋荒中強者所司加意撫之帝皆稱善從焉十六年以聖節賞賚詔戶部帑二十萬纁執奏不從未幾潞王將之國復取三十餘萬市珠寶纁亦爭之獲乃裁三分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即位之六年命增進二十萬遂以為常纁三疏請停加額帝終不許纁練達國體砥節首公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為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覬代其位忌纁名出己上兩疏誣劾纁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纁代之巍為政寬吏多奸弊遇事輒

請令政府總杜倖門絶請寄奬廉抑貪罪黠吏詭冐
叅撥者百餘人精心獨任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
選員外郎缺官總擬起補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
大學士申時行遂調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總擢
序班劉文潤為詹事府録事時行以文潤輸粟得官
不當任清秩駁疏劾總是時殿閣中書亦多以貲進
而時行獨爭一録事總知其有意齮齕五疏乞休既
不得請則鬱鬱成疾遂卒詔贈太子太保謚莊敏總
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為戶部嘗語總曰某郡
有奇羨今日察得之可濟國需總曰不然朝廷錢穀

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間言漕糧宜改折繚曰太倉之儲任紅腐耳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輙曰此沽名耳罪之適成其名于慎行嘗稱帝寬大有容標慨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繼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祿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于鄉尋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濬縣知縣民苦徭多轉徙奏併五

十里為四十以寬息之劉築縣城練壯士為義兵後曲周賊李邦珍起獨不敢犯濬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力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不為動言於巡按御史請輸雇值民乃安內鄉王奪民產封丘王遣蒼頭販私鹽暴橫道路光祖一截以法上官交薦當內召以宗人炳掌錦衣勢薰灼力乞南曹乃選南京禮部主事會歲大祲上官不為奏光祖力乞蠲賦得請而後行南曹多暇日與趙貞吉殷邁王時槐談說名理尋請急歸召為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時嚴訥為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景寧王入京自

言設熙祀臺為有司所毀世宗怒將罪有司光祖議
王擅離國境違祖制宜加罰所言不足聽事乃寢諸
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方伎倖幸貴戚非分陳乞並
格不行先是裕王長子薨世宗不令羣臣致祭至是
次子又薨光祖力持得致祭如禮及神宗生又請告
廟受賀事雖不行議者稱其識體後納政吏部調光
祖驗封郎中改考功光祖能知人王崇古孫鑨方逮
時王一鶚挂吏議力雪之既改文選藍務汲引人才
雖逸客冗流靡不訪逮或言銓曹要重何不憚造請
光祖笑曰此正銓郎事也若欲我樹棘扃戶銓次天

下士耶時耆碩登進無遺又破格超擢廉能吏如湖州同知王化擢廣東副使鳳陽同知江東擢陝西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擢四川僉事並由鄉舉廣安知州張澤擢雲南僉事漵浦教諭李拱擢大理評事並由歲貢生碣石衛經歷郭文通擢肇慶同知東寧衛經歷蔡琮擢澧安通判福清縣丞陳永擢興化通判河內典史謝侃擢曹縣知縣並由胥吏由是下僚競勸吏治改觀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而左侍郎朱衡衡光祖推己南部尚書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論劾時光祖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閑

住高拱陷徐階階故人賓客悉避匿光祖獨為排解後拱罷揚憤代為吏部聞其事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進南京大理卿甫半道心動還奔歸父已病革遂遭喪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黨謀諸馮保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為助光祖不少詭隨及還工部右侍郎議漕糧改折居正怒曰浙人難共事如此光祖正色曰厶備九列寧不得論天下事耶公奈何詑詑拒人居正不懌而罷御史張一鯤

遂希指論之光祖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為吏部右侍郎與尚書揚巍協心任事凡居正所擯老成名德悉引布九列兩都濟濟稱盛而李植江東之輩力追求居正罪光祖曰居正府權非弄權也且輔翼功不可泯藏與言路左及植輩以丁此呂故攻巍光祖右巍頗詆言者言者遂羣攻光祖光祖力求散地乃由左侍郎出為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不習先朝事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察其誣不問光祖既出都阻凍因訪總督張佳胤于密雲二人雅相善遂並轡縱觀塞上形勢佳

齎書抵京師盛稱其諳曉兵畧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賕請屬章下吏部巍力保持之事得寢然光祖竟引疾歸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書南京大僚無權勢勢盡歸給事御史人莫能攖光祖獨持職守裁抑及主事劉以煥為御史誣劾又抗疏直之以故言路多不悅居三年就改吏部東廠太監張鯨有罪率仝列論之且乞矜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仝列極諫十八年入為刑部尚書先是帝知光祖清直書其名御屏及是大學士申時行等亦推薦明年吏部尚書宋纁卒

遂用光祖代之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為內閣所奪棟力矯之遂遺挫抑光祖不為懾獨行己意一無所徇中涓請寄亦絕嘗以事與時行迕時行不悅光祖謂曰僕初受知華亭徐公華亭欲用一人僕不可華亭曰已聞之上矣僕應曰誓不敢以所未信阿公意華亭始若不堪已卒見信僕老矣以報徐公者報公不謂公望之深也其秋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皐張位代之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為後列二十年大計外吏力杜倖門去留惟

允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
皆以先為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廉吏許孚遠
顧憲成等二十二人風厲天下時論翕然稱焉頃之
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
祖謂事由己出引罪乞休為郎官祈留不許及會推
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中官田義輩素銜光祖
乘機於帝前揶揄之詔報曰鄉前請廷推推固宜首
鄉意蓋斬之也光祖知時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
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文特推薦之給事
中喬胤遂據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且言時槐等

不當用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歸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光祖清强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需其一言而定六仕六已未嘗為意初官禮部銓曹將用爲尚寶少卿力讓時槐既爲玉揚劾罷後再君吏部知玉揚賢推轂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齟齬後亦數推轂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以登雲有才識引爲知己時鼎視讎兩淮以言罷職商人遂許於南刑部光祖時爲尚書雪其誣而罪妄許者人服其量然亦好任機智時以氣凌人故多不理於口云弟光祚嘉靖三十八年進

士授兵部主事汰中璫戚畹奴隸竄籍府軍者以光
祖典銓引疾歸起歷禮部郎中隆慶時累疏請皇太
子出閣講讀肅懷王無後從叔縉熿貪穢乞嗣國爭
不可擢陝西提學副使

孫鑨字文中尚書陞長子也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授武庫主事歷武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時世宗
齋居不視朝且二十年臣下進諫輒獲罪鑨抗疏請
朝羣臣毋爲左右壅蔽因力詆方士邪說引趙高林
靈素爲喻中貴處其害己匿不以聞鑨遂引疾歸隆
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累遷太常少卿督

四夸館歷光禄卿積張居正奪情復引疾歸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以故官徵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都御史所議律例多紕盭不可行鑛力争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叅賛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爲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鑛守益堅故事冡卿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卒未嘗相遇至鑛守故事加徑直焉閣臣積不能平張位尤甚因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鑛覆奏

謂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漸奏啟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之權又漸散之九卿矣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議起率全列疏爭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斥其姻都給事中王三餘及政府私人若故御史蘇鄭蔡系周赫濂啟都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少卿徐泰時革職黜殆盡郎大學士趙志皋弟亦預焉由是執政皆怒王錫爵方以首輔趨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

諭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黄章下吏部鑨議謫黄留淳熙于廷詔黄方贊畫單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既被劾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鑨等疏言淳熙爲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議覆不嫌同異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坐不引罪奪鑨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鑨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謫亦爲南星淳熙等訟

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太
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
允成張納陛賈岩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冤而泰
來詞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
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
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
習孔教輩並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
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燿
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其時今輔臣趙志皐張
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冤之丁亥御

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孔登之邪議而
尚書楊巍自許模稜考功郎徐一檟立調停之畫逕
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
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鐫刻渭陽之情南星
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入
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
又奕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
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
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
而留侍郎李尚思以兩次輔同年而留獨可謂之非

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秉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
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鑨陳有年而外莫不奔
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寀而掃地盡
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齮齕以死
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
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敘漸清乃故輔身雖還里
撒伏垣墻投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及觀
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
璫與閣臣表裏以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今日
南星去而王顯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貧

取者也將來必挈權以阿閹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拉黨以附閹臣而後爲不結黨乎既入帝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黄爲民鑨去志益決以專權結黨之說不可不明乃上疏言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非人臣敢干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權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巽懦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

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
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
請賜骸骨仍不允鑣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
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
以需鑣起鑣堅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居二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鑣性不諧俗亦不以忤俗
自賢曰悻悻取時名非人情也大臣不合惟當引去
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居官志節如此子如
法如洵皆進士如法初官刑部主事以諫阻鄭貴妃
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

贈光祿少卿如洵山東參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自有傳有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內閣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在令功臣沒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本爵懋昔贈王廷臣議咸執不可即希忠父輔與議亦云然後雖獲贈不可爲例希忠無勲伐可紀生前被恩已踰沒後豈當濫罷時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素善朱氏又受指居正將假廷

議予之爲刪易其藁有年直前力爭竟以原奏上爲
正怒不從有年即日謝病或諷且留有年曰吾職在
司封封駮大於贈王此既失職可腆顏就列哉遂去
移居正世不召十二年始起稽勳郎中歷考功文選
謝絶請寄公正自持除目一下中外允服爲先後選
郎冠明年擢太常少卿又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核吏治懲貪墨部内風清尚方所需陶器多奇
巧難成後有詔諸奇巧及非急需者許量減有年引
詔旨奏請帝不從内閣申時行等固爭乃免十三年
五年與平麥閩劉賊黃清等賚銀幣明年南畿浙江

大祲詔禁隣境閉糴於是商舟連檣雲集徽人尤衆而江西去歲亦儉粟旋匱羣請有年禁遏或言宜示意有司令自爲計有年曰陽奉詔而陰背之可乎哉乃陳濟急六事其一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疏方出徽商大賈南京御史方萬山者徽人也入其族黨言劾有年遺詔殃民帝怒竟奪職歸歸而敝廬被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獨棲僧舍布衣糲食意甚安之會廷臣交薦十八年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時尚書孫鑨有年里人左侍郎羅萬化又同郡也力引避朝議不許尋以左侍郎

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温純共典京察所貶黜咸當人無後言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鑨謝事召拜吏部尚書至即止宿公署見賓則於待漏所請屬自絕諸奄人憚之無敢犯部事大釐所用僚屬亦極一時之選相與别邪正斥貪頑崇退讓登進遺佚朝野想望丰采而執政大臣以不得操用人柄不能無齟齬外相引重而內日離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去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以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鑨禮部尚書沈一貫

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家屏時以爭國本去位帝意不欲用又以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爲非故事嚴旨責讓且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入閣地今不當復推巍丕揚因令錄上先所推姓名而先所推中故有左都御史李世達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遂謫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雜職命下廷臣駭愕於是錫爵首疏論救有年及參魯等疏擬之帝並不納趙志皋張位亦以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

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非故事由陸光祖交
通言路為之不可為法帝喜降旨再譙責如兩人指
遂免緒等貶謫但停俸一年户科右給事中盧明諏
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諏秩斥憲成為民有年抗疏言
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
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
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並由廷推官止四品而
耿裕閔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
皆非自今剏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
先朝廷推未有以為詬者至臣之身而獨遭詬非法

之不善獨臣非其人耳倘嗣是其說遂長使左右得
闚其私鄉大夫莫矯其失臣罪益大矣因固乞骸骨
帝得疏憚其詞直溫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
罷帝猶懇留賚食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
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報聞杜門數月疏至十
四上乃始予告乘傳歸歸橐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
十六年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有年已前卒贈太
子太保謚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膴仕無宅可
居其妻孥至以油蓋障雨有年嘗欲合歷代諸史爲
一書丹鉛不輟有言其徒勞者有年曰第患才謝左

馬果勒成一書後世必有賞音未必即覆瓿也竟未就而卒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希拱意誣劾丕揚坐落職候勘已而拱罷事得白言官交薦起守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政尚嚴屬吏惴惴自飭部內大治按行關隘增築敵樓三百餘所置邊墻萬有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貴馮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為建坊拒不應保及居正皆

熙五年春遂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科道陳三謨張道等希二人指拾遺及之詔起官時調南京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攜之知府羅織其贓罪報之御史而所遣吏適爲虎所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十三年起應天尹召拜大理鄉進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巫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巫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内困於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誠宜究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命往賑不時徵取皆罷之尋由左

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十九年冬召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因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移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寃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聞之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楚閭丕揚曰法不可黷也竟奏

捕論戍明年冬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絜令已請以民隱責吏治如實戶口闢荒蕪寬賦役興禮教備凶荒撫按以是責守令監司亦隨事考稽用爲舉刺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二十二年代陳有年爲吏部尚書王揚挺勁不撓標格峻整百僚凜然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刱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

大變矣文選郎馮生虞等以推用何選空司而遂言官救者皆獲譴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以范應期事被逮丕揚皆疏救之明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嘗為衢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為刑部主事發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為庇者所惡至是考功郎蔣時馨黜之而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為趙文炳所劾丕揚力為辨雪謂釁由丁此呂此呂坐逮又深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時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

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陛論救謫諸言官遷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至是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皐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性素剛不堪受挫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時復累疏乞休最

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明則大恚謂位有意逐已遂疏言權臣主謀鷹犬効力詆位及道亨孔教猷臣思孝甚力且云諸人結爲死黨共逐時賢時賢丕揚自謂也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辨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遂堅卧乞歸詔許馳傳去二十九年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當是時萬幾曠廢朝

署空虔章奏寢閣大臣憂讒畏譏率思引退言路鴟張國是淆亂丕揚勁節不渝見朝政大變時行歎息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其時御史萘兆魁喬應甲劉國縉趙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葉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

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僞爲其書抵紹徽國縉
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
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
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即丕揚也國時以兵部侍郎巡
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
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
達之丕揚所丕揚亦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
職慮京察見斥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
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
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

彦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遷授御史候命未
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相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
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閧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
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
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
兆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一時若故御史康丕揚
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
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埈國縉咸預焉又以年
例出紹徽應甲於外邪黨一清羣情翕服而諸不得
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將出疏

要挾以激怒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
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
疏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
爲賓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且曰臣今年稱
命應死臣私心亦欲無端求死以報國家當是時部
院察疏猶未下丕揚懼帝惑聚奎言察事中格亟以
賓尹等訪單上聞疏猶不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
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
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

二人與應甲常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不平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既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並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既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搆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爲明時等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而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陳易猶攻訐不已丕揚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揚時喬掌察斥科道錢夢皐等十人爲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羣情益快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

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不絕林居者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丘度蔡悉碩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龎時雍姜士昌范淶歐陽東鳳輩推引不遺餘力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而玉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玉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玉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旣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既而玉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

敕初追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愛其才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當死讞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獻士嚴簡別咸當以侍養歸尋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叅政分守辰沅洞苗亂將吏議勦國珍曰是可撫而下也馳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十九年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明年召爲

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鑨陳有年協心綜核銓敘稱平又明年冬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蓋兆其年十二月竟發大選閣臣及言官欲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博咨精覈列爲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清等三十三人因人註誤纍非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皇長子冊立冠婚且

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未幾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疏乞去先是王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除授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語人曰吾儕帷幄進退不得關其謀國家置冢卿足矣何閣臣爲國珍知不得行其志已懷去計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二人國珍求去益力其年四月許乘傳歸初揚巍爲吏部與內

閣揆竟相應故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
抗權雖遷部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率未浹歲去
推王錫爵閣二年議者咸嘆閣臣之快而惜諸臣用
未竟也國珍雅以學行稱其風力不及孫鑨陳有年
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
四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
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先是廣東以軍興增民間稅至
萬曆初亂定戴奏止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陜
西右參政進按察使時張居正尚名法四方承風流

為劉聚戴獨行之以寬十四年由山西左布政使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疏請蠲賑饑民獲濟
入為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
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
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一貫
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
者咸得自舉以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
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其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
則盡用掣籤之法由是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
冀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

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常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剥戴深以爲憂率九卿上言陳增開礦山東而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而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爲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其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方虞奸究竊發奈何又爲之發其機而速其變哉不報又明年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劾疏爭之已而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并及

諸生戴等又極論且言秦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數百被堅持銳暴横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二十九年五月復偕同列上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於今日畿民嗷嗷草無遺根盜竊成羣路殣相望閭井無烟久矣按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此十八萬人者使其坐而待死已不忍言使不甘坐死更如之何加以頻值蠻夷之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今日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採搉之害又生不論礦税有無槩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

捶措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我則索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如湖廣激變已數告矣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亦有身家寧不愛性命何苦而爲變哉蓋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不一動宸慮哉亦不報明年六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稅株権如故戴率仝列力諫特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郎欲疏名上請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

具疏上而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並停前詔於是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諸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勳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為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鄭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鬨戴以三人互有短長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衰庸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戴為貶邦清三秩光祚執躬歸羣囂乃息又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禎

李楨國王承恩王名世與同官周嘉慶有郄言妖書嘉慶所爲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不悉其搒掠爲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責戴戴引罪疏誤用印復被譙讓罪其司屬而戴謝疏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馮大儒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溫然長者不立崖異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然謹守資格持身端謹亦少可訾議時黜陟之柄不在閣亦不專在部以故閣部相安戴得久於其位帝亦加眷顧逾于前諸臣然其時缺官不補考選不行直臣永廢雖奏牘時聞寢閣强

半自是幾成故事為冢臣者益難焉卒贈少保
揚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
主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
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
朝講為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為出令之幾聽言能斷
為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
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
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
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
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

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大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閱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諡祠祀死事諸臣曰此文皇帝未竟志也聞者韙之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朝議不許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即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無敢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而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邪佞政輔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

源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於是一貫大慍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而夢皋亦假楚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皋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狥私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純並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關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屢斷躬操非閣臣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既出朝士詆之時喬以與純共事不可使獨蒙惡聲又疏請賜黜不報及純去夢皋兆斗亦

引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董時喬嘆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覥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詿誤被遣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還籍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

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帝誤
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体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即
日收還而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懟
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
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争之弗聽
是時一貫已罷言路争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
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曹于汴宋一
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
汝良全天叙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
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

時喬登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聲望雖重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于其間亦多委蛇主調停之畫議者量其苦心亦不甚咎也其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于儒乃汝芳

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
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
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紀綱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
反道亂德莫此爲甚而後學轉相信從禍將安極望
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時喬家食久益有
著述學者稱止菴先生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爲程知
縣入爲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造
其黨擢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並執奏不從
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七年擢

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搉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乞假去二十一年起南京右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燿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於情則同但燿為長子且勞封疆日久可聽其歸而煥新承簡命又優游林下有年宜趣就職從之尋召為刑部尚書日本封貢議起力言非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事石星庇之如松

亦急行金內外遂下龍光及其黨陳仲登吏命苛重挾立亦日中期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兩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二十六年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當是時神宗在位久益怠荒內閣止葉向高一人杜門三月不出吏部自丕揚罷堂上空無人兵部王象乾未至更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久無尚書都察院自溫純後八年無正官尚書見在止煥一人故事六

科給事中五十人十三道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給事御史各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煥歷垂五十年素著清望帝亦廉知之其年八月遂用為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驟起田間于朝臣本無所左右而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遂得乘間入之故其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煥皆拜疏求去帝優詔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以事為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

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逐劾煥狥私變亂
辨再乞罷向高上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
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
水火無有已時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
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
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
宁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諭煥速出煥乃復
起視事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
中于外三人常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與黨人異議者
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力爭且

訴煥煥屢疏訐辨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
得投劾徑歸于是兆京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
及戶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且欲還振基等於
言路帝雖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請益力九月
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
恐帝因煥去斥逐言官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
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
繼之去國時奸黨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
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欲力引煥代繼之年
七十有七矣煥至一聽其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

益損而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左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因請帝臨朝議政極暮始達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參閱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曰他日薊門踩躪敵人叩闔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遂鬱鬱成疾卒恤典不及光宗立始賜恤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親歸服除父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

陳尚象薦起官江西進右叅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
大理卿東征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
令朝鮮供億繼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
國議者韙之爲大理滿九年擢南京户部尚書就改
吏部四十一年趙煥罷帝久不除代時帝雖倦勤所
用秉銓猶必天下廉士以繼之雅著廉聲明年二月
召拜吏部尚書當是時葉向高當國數稱疾杜門方
從哲新得政望輕不爲朝士所服九卿大僚又强半
虛位以故閣部失權權盡歸言路而齊楚浙三黨尤
横大僚進退惟其喜怒以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耄而

憤引為己用繼之又處散地于中朝素無黨援而心
願以東林為非至是遂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
大智者黨人心腹繼之倚信之其秋以年例出御史
宋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于外
諸人蓋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
必會都察院吏科至是不令與聞又考選科道中書
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賸鳴鸞濮中王當
預而持議頗右於王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
智同官趙國琦以為言大智怒搆之繼之遂逐去由
是朝議譁然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援年例故

事以爭且爲光旁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瓚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而御史唐世濟乃右吏部詆居相等投款東林淆亂國是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獻媚當途給事中姚宗文及御史李徵儀劉光復助世濟排擊居相亦再疏力攻大智乃引病去繼之亦覺其非不敢辨也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爲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彥于外後不治都察院吏科先是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而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

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光復及御史王
雅量年志夔金汝諧李養志孫光裕劉廷元熊化輩
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光復亦三疏訟許
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惕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
祖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其恣肆無畏忌如此而
帝一無所處分瑾雖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
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
科韓光祐御史徐養量揣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
時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
穀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鋕司其事考功郎中

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任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自是善類一空廟堂之上無復以國事為慮者矣先是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乃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令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繼之早有清望為士類所稱晚節潦倒委身黨人雖數請起廢卒未嘗用一賢而所斥必善類識者論萬曆朝冢卿莫不賢陸光祖孫鑨陳有年而歎恨趙煥及繼之云

諭曰銓曹因登庸重地冢宰職任銓均又六卿之領
袖也苟其用舍黜陟一稟至公輿論具存監觀有赫
匪匪權貴亦惡得而覬撼之哉諸臣之在當日泄泄
沓沓特立解闊非曲狥政府以取容則抗忤宮廷以
弋譽淺衷褊見私意未祛依附角爭賢者不免又其
甚焉者包荒匪人羅織善類挐情競憤國是寖淆天
官太宰持衡秉鑑之謂何而顧苟爲從事若爾乎借
曰時值多艱我本難進然守死善道未聞以身狥乎
人者也夷考其時斯旃濫雜堂簾關塞蓄疑府謗讟
務寖弛學之禁衛並乾殘痺已錮誰實使之士君子

當均任其咎矣專罪小人得乎哉